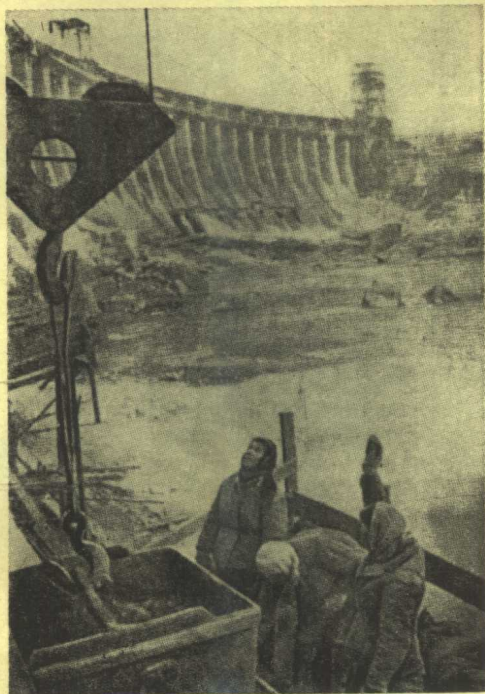




新事業的旗手

明希科夫等編集

上海出版公司

新事業的旗手

明希科夫等編集
姜烈譯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156

新事業的旗手

類別：文學藝術

編集者 (蘇聯) 明希科夫等
譯者 姜烈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
地址：上海市南京東路153號10室

排版者 協興印刷廠
印刷者 國風印刷廠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原書名 Знаменосцы нового
編集者 М. Меньшиков
原出版者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49.

定價：進口紙本人民幣0.53元

字數：91,000

印數：1—10,000

開本：762毫米×1067毫米 1/32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4—13/16

本書提要

本書是敘述蘇聯男女青年在光輝燦爛的列甯、斯大林思想指導下，爲建設共產主義在各個崗位上熱烈工作的情形。其中包括企業的基幹工人、農業的先進分子，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無私的傳授給青年一代。以及許許多多忘我勞動而又百折不撓的愛國青年，他們創造合理化建議，爲共產主義建設增加生產積累財富一系列生動的事實。足以鼓舞我國參加建設社會主義工作者，並向他們學習。

前 言

收集在這小冊子裏的是敘述蘇聯普通男女青年日常熱烈工作情形的幾個短篇，這些青年們正在實現人類朝夕思慕的理想——建設共產主義。

偉大的力量——光輝燦爛的列寧、斯大林思想，以及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引導着蘇聯男女青年走上榮譽的康莊大道。青年們每一步都曾得到布爾什維克黨，偉大的斯大林的關心。

青年們正在勞動中受着培養而且成長起來。共青團員、青年工人與集體農莊莊員們經常在學習。企業中的基幹工人、田野上的農業勞動的先進分子，把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傳授給可靠的青年人。貫穿着創造性的忘我勞動，引起成千上萬的合理化建議。革新工作者的每一創議，受到千百萬人的熱烈擁護。

在那些年青的愛國者身上，正表露出共產主義明天的人類特徵：高度文化、對國家的責任感、對人民的高度責任心、對一定目標的堅持精神、對自己的力量以及對共產主義勝利的信心。

讀者在這兒會看到敘述帳壓工人維克多爾·喬日夫，鉗工裝配工伊凡·傑米道夫，裝置匠安得烈·葉夫葛拉伏夫，集體農莊莊員弗拉奇米爾·丘恰洛夫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故事。

也許，讀者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些名字，然而這些年青勞動者的風貌，在我們蘇聯工廠裏或者農莊裏，是早就大家熟悉了的。像這樣愛好勞動而又百折不撓的男女青年，在我們祖國正不知有多少！而這裏，這些短篇的主人公，祇是年青的共產主義建設大軍的一小隊，但這些短篇的意義，它的思想，它的目的，也就在這幾個主人公身上表達了出來。

參加編集者：M·明希科夫，Φ·瑪洛夫，A·普里斯，
Б·柳比莫夫，Б·赫瓦特。

目 錄

一	熱輾工長.....	1
二	計算每一秒鐘.....	18
三	在正確的道路上.....	28
四	主人.....	40
五	動力創造者.....	47
六	旅行在金光閃閃的糧食區裏.....	68
七	記年青的煤礦工們.....	100
八	五年計劃的武器庫.....	120

一 熱輾工長

的確，是有那樣的幸運者的，他們什麼時候都能一帆風順！可是維克多爾卻沒有這麼好運氣，他無論作什麼打算，結果與理想會完全相反。真令人嘔氣！

他想去前線參軍，曾向區的軍事委員會要求了兩次，可是他真不要聽那種回答，軍事委員說：等長大些吧，現在似乎嫌早了些。好吧，既然參軍參不成，那麼就在後方，總該讓他幹些像樣的事吧，真的把他留下了，並且派他去做採購木柴工作。這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正是共青團的紀律。後來他拿到了進“鑄錘工廠”的許可證，然而就在這時也並不是一切都順利的。他本來想做一個鍊鋼手，但是他在車間之間迷了路，要到馬丁爐鍊鋼車間去，却來到了輾壓車間，隨便那麼一走，結果却完全兩樣。

……維克多爾在敞開的車間門口好奇地看着，不敢走進裏面去。連邊緣也望不到的龐大的建築物使他萬分驚奇。小車廂沿着鐵軌飛跑，起重機就在頭頂上靜靜地游過。維克多爾好容易躲到一邊。輾壓機軋軋地響，爐子呼呼地叫。他小心翼翼地各方面看看，向車床那兒走近去。

“欣賞欣賞嗎，小夥子？”誰的聲音忽然在他的耳邊響着，
“瞧瞧吧，瞧瞧吧，這樣的電影不是那裏都能看得到的……。”

維克多爾回頭一看。在他身旁站着一個四十來歲的矮胖子，看樣子是一個車間主任或者是工長，很有興味地在打量着維克多爾的不太順眼的小身材。

“你是來工作的嗎？好事情。你叫什麼？維克多爾·喬日夫？共青團員嗎？很好！唔，我是共產黨員羅曼諾夫·伊凡·米海依洛維奇，熱帳班班長。我們就會熟識的。”

維克多爾要對班長解釋，他想做個鍊鋼手，不要做帳壓工人，但是羅曼諾夫沒有讓他講完就說道：

“鍊鋼手，鍊鋼手，”他甚至不樂意地皺了皺眉頭，“那兒到底有什麼東西牽着你啦？好像世界上就沒有旁的職業了。你聽我說，”他緩和地繼續說，“你在我們這裏就下來，我們會讓你變成一個頭等帳壓工人，你不會後悔的！”

“要知道，那邊是在鍊鋼啦，”維克多爾不信任地提出了異議。

“我想，你很聰明。但是你以為我們在壓些什麼？在壓麩皮嗎？你要知道我們‘鑛錘’工廠的帳壓設備，是世界上最好的。唔，怎麼樣？同意嗎？”

對於維克多爾說來，在馬丁爐旁邊或者在帳壓機上工作原來都是一樣的，關於鍊鋼的事，他知道的也並不比帳鋼的事多。他是可以留下的，事實上帳鋼工人也並不比鍊鋼工人差。唯一使他猶豫的是：這種勞動對他是不是過於繁重了些？他很有分寸地對羅曼諾夫說：

“好，讓我想一想，明天告訴你。”

羅曼諾夫似乎看透了他的害怕心理：

“原來如此，小夥子，”他冷淡地說，“我白白和你在浪費時間，在我，時間是寶貴的。很明顯，你是害怕了。金屬是不喜歡胆小和軟弱者的。我們所要的是剛強的人。那末走吧，隨便你到什麼地方去。你最好幹包裝工作去，正好在我們緊隣是秤橡子咖啡的（是一種以橡實焙製的咖啡代用品），這也許，更適合你的性格……。”

再沒有比羅曼諾夫所給的打擊更大的了。維克多爾滿臉緋紅。他脫口而出地說：

“好，一言爲定！我留下。”

“這才是好漢子說的話，”羅曼諾夫高興起來，重新又若無其事地說，“我早就知道，你會喜歡輾壓機的。什麼時候上班？”

“不妨就是今天。”

“好極了！就今天上夜班吧。暫且先辦手續去吧。那末談妥了……”

晚上維克多爾上了班，到米式金的第五號機床上作輾壓工學徒。

“哦，助手來了！”米式金高興地迎接他，“穿上工作服，戴上手套吧。”

熟練的基幹輾壓工人伊凡·彼得羅維奇·米式金正是一個優秀的教師。他和維克多爾一下子就建立了穩妥良好的關係。他留心地而不令人討厭地盯着自己學徒的每一個動作，和氣而又耐心地告訴他怎樣操作。

工作看來很簡單：用鉗子把兩塊疊在一起的燒紅的鋼板分開。但是做起來却很費力。由於嚴格地遵守燈火管制，祇有一個門稍微開一點縫兒，夜間的涼爽很難透進這密不通風的、充滿熱氣的房子。

工作並不順利。那些鋼板在米式金和他的助手的手裏，都順從地躺在輾壓機跟前。維克多爾好像也同樣地在幹着，但不知爲什麼鋼板在他手裏就搗起鬼來，全都趁機會從鉗子裏跳出去，溜到一邊。他狠狠地分開鋼板，但它們並不屈服。維克多爾焦躁起來，因此工作得更壞。

結果他受不住了，並且失望地把鉗子扔在地上：

“看來，我是幹不出什麼名堂的了……我沒有本事。”

“嘿，這些廢話我們算聽够了，”米式金平靜地說，“沒有本事！真是最方便的擋箭牌，你就什麼也不用再說，可以安穩地躲在這保險屏風後面。”

“我並沒有躲避工作，”受了冤屈的維克多爾說，“你看見我是在努力的。”

“不錯，我看見。你的確在努力。不過你是怎麼想的？把熟鍊的技術放在盤子裏給你捧上來嗎？不費一點力量就能成爲一個工長嗎？不，兄弟，這是辦不到的。你要爲自己的幸福努力，積極地工作，然後再說話。不然的話，你瞧：不是差一點兒就哭起來嗎？這不是共青團員的事情。”

“我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維克多爾惘然地說，“伊凡·彼得羅維奇，也許事實上我對這樣的工作體力不够吧？”

“也許，你的力氣不大，”米式金同意，“但是我對你說，一股勁是跑不遠的。靈活地、熟練地操作，這可以節省力氣。至於怎麼辦，顯然的事情：祇有幹。你要好好觀察。好好地研究，祇要有熱情。”

“熱情是有的，但是……”

“‘但是’什麼？對於我們蘇聯人，什麼都是容易的，什麼都能夠做，祇要你願意。爲自己定下了目標，那就向着它前進，不要後退。當你沒有完全達到目的時，你就一次不成，二次，三次幹下去。困難麼，你就沉住氣，要克服，但不要後退。我們大家集體地互相幫助。重要的是要甘心情願，你能堅決就能完全達到目的。”米式金確信地重覆着說。

維克多爾感到很困難。手脚疼痛，全身麻木。不止一次地發生不正當的念頭：“扔掉一切，走開算了。”他費盡力量不能克服這種思想。

羅曼諾夫經常到他跟前來：

“哦，工作得怎麼樣？”

“沒有什麼，慢慢會習慣起來的。”維克多爾回答。

“還可以想想，可以幹些其他什麼吧。”

“已經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不談這些話了。幹就幹麼，不會比旁人壞。”維克多爾斷然地說。

車間共青團組長也和他說過這樣的話，但是維克多爾仍舊倔強得很。

祇有米式金一個人不贊成這種勸告。

“爲什麼要糾纏人家呢？”他不滿意地說，“你們是在使人迷糊。我早就看清他了：這是一個挺好的小夥子。開頭總是有困難的。現在誰是輕鬆容易的？你們看龍線戰士又怎樣？也在堅持着。讓他去走他自己的路吧。”

同時米式金却特別關心地、適當地設法減輕這個青年人的勞動。及時地暗中派人代替他，輕輕地抓起滑落的鋼板，告訴他怎樣動作，才能工作得輕快些，和顏悅色地向他建議，幫助他。

維克多爾似乎而且實際上覺得輕鬆些了。動作逐漸靈活，身體也適於這種生產步調了。祇是感覺熱得厲害！

維克多爾不無嫉妬地看看那些爐邊工作的人們。那裏同樣是熱，甚至比車床邊熱得更厲害些，然而他們却經常能休息。裝滿了爐子，就在一邊休息……要是叫他到那裏該多好……偶然維克多爾向羅曼諾夫暗示了這念頭。羅曼諾夫笑了笑說：

“你以爲做一個鍛工要好些嗎？如果你願意，就試試吧。總之對於一個優秀的輾壓工人，是什麼都得做做的。”

維克多爾開始做起新的職業來。事情是同樣的不容易。他反覆地對自己說：“重要的是願望，不後退……”他注意地聽取工長的忠告，仔細地研究熟鍊鍛工們的操作方法。

突然發生了意外事情。維克多爾發燒病倒了。當他沒有病倒在床上之前，好些日子他都是隱瞞着自己的病情，帶病上班的。

過了兩個月他從病院裏出來。已經是深秋天氣了。在莫斯科各大廣場上，刺人的一陣陣秋風沿着清靜的林蔭道舞着黃葉。

車間裏大家由衷地爲他高興。輾壓工人們對這個勤勉而又機靈的小夥子都相處得很好。

“到底，我們等到你啦！”羅曼諾夫一面迎着他，一面高興地叫喊起來，“我們多麼需要你，而且你，我看到……”羅曼諾夫正視了一下維克多爾的臉孔，話還沒有說完，就惶惑地沉默了下來。

維克多爾很蒼白而且消瘦。

維克多爾想要回來工作，但是羅曼諾夫却堅決反對。

“看來，你真沒有做一個輾壓工人的機緣，”他同情地說。

維克多爾不同意這說法。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急切地說，“除了車間，我什麼地方也不去。”

共青團組織也贊成維克多爾的意見。怎麼能這樣！小夥子和大家合得來，大家也都跟他很好，一個勤勉的工作者，積極分子——領導過共青團小組，曾在牆報上寫過文章，曾爲前線將士徵集慰勞品，又是自己的工廠共青團培養起來的人。就這麼突然地、單單爲了健康問題，就隨便把他調走。不錯，有病，但這算得什麼？今天有病，明天會好的。不能這樣撤換工作人員的。同時羅曼諾夫自己也正捨不得和他分離。但是怎麼辦？大家祇有來到車間主任那裏。車間主任作了決定：

“暫且讓他到倉庫去工作，再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在那裏以後再說吧，終歸是要把他留在車間裏的。”

維克多爾在倉庫裏工作了整整一年。這工作在他是並不合意的——他總是惦記着原來那種緊張的工作。他往往很久很久地逗留在機器和爐子旁邊，懷喪地看着鍛工、輾壓工人們怎麼幹着活，總是深深嘆了一口氣，然後回到自己的“尼姑庵”：原來在倉庫裏工作的全是些姑娘們。他曾好幾次糾纏那些工長、羅曼諾夫、車間主任，要求調動自己的工作；他發誓說：自己從來沒有感覺到像現在這樣健康的。但是，聽到的回答祇有一個：

“等一等，還不是時候……”

維克多爾該是多麼煩悶啊，要不是共青團勸阻他，或許早就走了。夥伴們勸維克多爾去學習。把他送進了青工夜校。維克多爾唸着書，埋頭幹着共青團的工作。大家選舉他做工會組織委員，重又選他做宣傳員，他在車間裏組織了軍事性的體育活動，——總之，無論那一項共青團的工作，沒有他就不行，他不但那麼熱心而且竟是那麼貪心不足地担負起羣衆的任何委託工作。

日子一天天過去。維克多爾恢復了健康，終於時候到了，不僅維克多爾自己，甚至黨組長基式金也建議說：

“是時候了。不能再這樣耽擱這小夥子，應該教給他熟練技術了。”

他們把維克多爾編在第二號機床的工作班裏。維克多爾

又成了一個鍛工。

但是你知道，什麼是鍛工麼？

鍛工的工作是把鋼塊放到爐子裏燒到所需要的熱度，然後交給輾壓工放到輾壓機上。在革命前的俄國，這算最艱苦最吃力的工作之一，在當時又最少有熟練的。在當時鍛工首先需要的是很大的體力和耐性，而知識、思想是不重要的。也許，就因為這樣，大家才把他們叫做“公牛”。

幾乎所有鍛工都是文盲。他們能搬動好幾普特的鋼塊，每每十二個鐘頭站在熾熱的火爐旁邊；他們中間有很多能夠用眼睛分辨出：金屬鍛燒好沒有，——以多年的經驗才能獲得這種技術。但是他們關於金屬的特性和加熱的過程却一點認識也沒有，甚至不能分辨出這種和那種鋼料的牌號來。其實當時的鋼料本來也就沒有什麼可分別的。革命前的出品僅僅是：作螺絲釘、螺絲帽、洋釘、蓋屋頂鋼皮的商品鋼。

可是現在是我們蘇維埃時代的鍛工，在爐子裏鍛燒着各種牌號與各種用途的鋼，如：碳鋼、鋼絲鋼、鋼板鋼及上等輾鋼……。每一種牌號都需要不同的熱度，不同的處理。現在依照舊方法，憑肉眼是不成功的了。鍛工嚴格地依據儀器來管理爐子，準確地適應操作過程。因之只憑經驗是不夠的。需要高深的有系統的知識，需要高度的技術水平。

維克多爾並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技術的。他逐漸地、一步一步地積累經驗，獲得知識。這個好研究的青年不僅努力完成了工長的指示，而且熱心鑽研每一工序的意義，瞭解它為

什麼該是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維克多爾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他並不比許多老的、熟悉的鍛工差，有時還更瞭解金屬的機械性能與化學成分，更能掌握鍛燒每一種鋼的操作規程。

然而那是那樣，而且經常是那樣，一般說來，在還沒有操作規程的時候，鍛工就必需是某種程度上的研究實驗家。

“鑄錘”工廠曾經保有蘇維埃鋼鐵先鋒的榮譽。在偉大衛國戰爭及戰後五年計劃時期，這裏生產並擁有很多新牌號的鋼。其中很大一部分正都是維克多爾和他的同志們親手工作的成果。

有一次，羅曼諾夫招呼維克多爾到他那裏去。

“請坐，有些正經話要談談。這對你將是一種考驗。”

維克多爾很注意地聽着。聽班長的口氣以及從緊張的臉色上看來，他感到事情是重大的。

“重要的任務下來了，”羅曼諾夫繼續說，“新牌號的鋼。我們第一次軋壓這種鋼，你覺得怎樣？這是操作規程，”他隨即拿出一張圖給維克多爾，“這祇是一份大概的說明。還需要查核與掌握。委托你，能辦到吧？”

維克多爾被這種榮譽感動得有說不出來的驕傲。這不是開玩笑的，在車間裏有多少成年人，老前輩，而信任他……。

“能辦到，羅曼諾夫，”他帶有感激的心情說，“不用擔心，我會做好的。”

維克多爾似乎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仔細地收拾了自己的爐子。車間主任、羅曼諾夫都在場，實驗室的工程師們也來